

解读华山畿

文/庐山

匡庐水

随着国家有关部门“中国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两项荣誉的正式公布,我市“华山村”均榜上有名,因而越来越多的人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华山村。

华山村亦称华山畿,是一座具有3000年历史的古村落。这是一颗失落已久的明珠,拂去漫长岁月飘落的尘埃还她以靓丽的本来面目,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义不容辞的义务。

大约3200多年前,姬姓部落在陕西岐山一带兴起,号为“周”。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周太王非常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希望将来让姬昌继承王位。泰伯为了成全父亲的这个愿望,就与弟弟仲雍从中原来到了现东乡一带,自号“勾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泰伯奔吴”的典故。族人尊泰伯为吴大伯。传位至第四代,仲雍的重孙周章继位。此时周武王已摧毁了殷商,感念于泰伯仲雍的让贤,便派人四出寻找泰伯仲雍的后代,遂敕封吴王周章于吴地。

1954年在大港镇烟墩山发现了吴国的第四位诸侯王周章的墓葬,出土了鼎、簋、鬲、盂、觥等吴国早期的青铜器12件,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国宝级文物“宜侯矢簋”的现身。宜侯矢簋内有铭文126字,记载了周天子册封吴侯的盛事,从而证实了史书中关于周人封吴的史实。郭沫若先生和唐兰先生考证后结论道:吴侯即宜侯,“矢”指的便是吴王周章。毫无疑问,“宜”的地望就在

东乡一带。这里是吴文化的发祥地,是吴国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于是便顺理成章地联想到华山畿村名的由来。

“畿”,《现代汉语词典》注释为:国都附近的土地,如京畿、畿辅。《辞海》的注释与前者相同,但补充解释道:古代王都所处的千里地面,多指京城管辖的地区。烟墩山宜侯墓的重见天日给华山畿的“畿”字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诠释。

将华山畿定位在3000年历史的坐标上,强有力的证据同样来自埋藏在地下的丰富的文物展示——

“断山墩”位于华山村西约1.5公里处,1981年8月,省内外专家们首次揭开了该遗址神秘的面纱,发掘采集到石斧、穿孔石刀、铜刀、铜镞和铜剑各一支以及绳纹、编织纹、梯格形印纹、云雷纹、回纹等60多种纹饰的夹砂红陶和灰陶及少数原始青瓷。遗址中发现了夯土台基和柱础,台基底部、房屋柱础之间埋有人骨架,房中有灶以及大量烧土和制坯用的陶板子、不合格的废弃陶器。此外,还发现鹿、象、牛、猪的牙齿和石斧、网坠、纺轮、铜剑等生产工具和兵器。

众所周知,湖熟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南京、镇江及太湖流域一带,代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4000—5000年的灿烂文化,其存在时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朝、周朝。

有关湖熟文化的关键词是:该文化的遗址大都位于土墩上(亦称为台形遗址)。文化层一般可以分为上下两层,代表连续发展的早晚两个时期。以石器为主要工具,已有青铜器铸造技术,农业、畜牧业有一定的水准,但渔猎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时人喜好占卜。遗迹有房址、陶窑等。房屋的地面经拍打平整,再用火烧烤(建材也有用火烤的痕迹),表面光滑。

考证推定,断山墩古村落遗址约为西周前期至春秋时期。

无独有偶,前不久专家们又在华山畿村内一个叫马脊墩的地方考古发现了一座西周墓葬,并出土了一批陶制碗碟、铜马车配件和一支号称“江南第一枪”的铜制兵器。与几年前在村里小坝头出土的西周陶罐、西周铜宝剑交相辉映。

同样是土墩,同样呈现出典型的“湖熟文化”特征。华山畿再次出现在远古的历史舞台。

而真正将华山畿世俗化的则是一个不知名的乡村小女子。相传南朝宋少帝时期南徐(今镇江)一书生前往丹阳探亲途经华山畿,夜宿客棧偶遇这位年轻女子。后相思成疾魂归西天。女子闻讯唱道:“华山畿,君既为依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依开。”意思是,华山畿啊,这片我深爱的土地。郎君啊,你既然为我而殉情,又怎么忍心扔下我独自一人活着。亲爱的人啊,如果你可怜我,就请打开棺木吧。余音绕梁之际,棺盖应声开启。怀着对爱情的憧憬,年轻

女子飘然跳入棺内,棺盖随之关闭。家人遂将两个“生不能同衾死也要同穴”的年轻人合葬在一处。当地人称合葬墓为神女冢(也叫玉女墩)。

《华山畿》从此成为歌颂爱情的曲牌名,南朝《乐府诗集》中收录了《吴声歌曲》25首,首篇便是这位年轻女子歌咏的《华山畿》。

神奇之处在于,2006年夏天一座颇具规模的南朝合葬墓在华山村大坝头破土而出,毫无悬念地印证了那对情侣留下的凄美传说。

2007年3月,“华山畿和华山畿的传说”入围江苏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现有村落数十万个,其中“古村落”大约5000个左右。

权威人士指出:文物保护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已由注重保护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发展到保护“随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过去一些较为朴实的艺术品”;从保护“单个建筑物”发展到保护“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逐渐建立起“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历史文化名城”多层次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而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是该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前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实践。

华山畿是一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美女,欣欣然盼望着更多的有情人的青睐。

石印本里的红楼儿女

文/廖凤高

白描绣像

书首的一百二十幅人物绣像,上至王孙小姐,下至丫鬟仆役,几乎书中所有比较重要的人物皆囊括殆尽,构成了丰富的“红楼人物画廊”。



平儿



史湘云



香菱



尤三姐

晚清时,书坊出版了不少《红楼梦》石印本。不仅卷首附有大量的人物绣像,而且很多石印本逐回附有两幅插图,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视觉感官需求。

晚清出版的此类石印本,大抵都是评点本,所以书名往往题作《新增批绣像红楼梦》、《增评补图石头记》,或是《增评补像全图红楼梦》、《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论及评者,王希廉、张新之、姚燮是三大评家。在这些评点本中,王希廉、张新之、姚燮合评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俗称“三家评本”,影响最大。而且这部评点本卷首所附人物绣像亦最多,达一百二十叶,每人一叶,前赞后图。此外,尚有一百二十叶四百四十幅插图。

这部《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现存多个不同版本。这里选印的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沪

上石印本。该刊本牌记书“己丑仲夏沪上石印”。书首的一百二十幅人物绣像,上至王孙小姐,下至丫鬟仆役,几乎书中所有比较重要的人物皆囊括殆尽,构成了丰富的“红楼人物画廊”。虽然人物众多,但绘者在处理人物时,基本能准确地抓住人物特点,如湘云醉眠、三姐吻剑、平儿理妆、香菱斗草等,结合故事情节,很好地体现了原著的内容。正文每回卷首所附插图,亦属石印版画里的上乘之作。如果将这些插图合订为一册,细细赏玩,则可称作是一部《红楼梦》连环画。

这部石印本的人物绣像,因袭清王芸阶《增刻红楼梦图咏》之处颇多。王芸阶名擢,晚清著名书画家。《增刻红楼梦图咏》于光绪八年(1882年)由点石斋石印出版,收图一百二十幅。这部

“图咏”亦是前赞后图,“三家评本”人物赞语,均蹈自此本。而且人物构图,雷同之处甚多。不过,“三家评本”绣像亦非简单地蹈袭,大多对原图进行了再创作,画面内容亦较原图繁复;少数几幅,与原图迥异。不过若论画家笔力,“三家评本”终是稍逊于“图咏”。

“三家评本”的多个版本,人物绣像基本全同,但亦有绣像“缩水”的,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同文书局石印本,卷首仅有绣像四十二叶。笔者藏有一部“三家评本”,封面题“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据牌记,该书于光绪戊申(1908年)九月由求不负斋印行。这部石印本卷首共有绣像二十四叶,亦一图一赞。值得注意的是,除开始“青埂峰石绛珠仙草”、“通灵宝玉”、“宝玉”、“黛玉”四幅图赞各为一叶外,其

他人物绣像均半叶两图两赞,这大约是出于节约版面的考虑。在晚清出版的大量石印本小说中,人物绣像多采用群像型,插图亦多有上下栏版式,但像这样四方格的绣像版面,实属不多见。

此外需要一提的是,虽然“三家评本”各版本人物绣像基本相同,但每回前的插图,却多有不同之处。拿光绪十五年沪上石印本与光绪戊申求不负斋石印本相比,后者的插图明显摹绘自前者,不过较之原图,均有不同程度的再加工,两者孰优孰劣,很难评判。像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沪上石印本展现的是灵堂前阖府哭祭的场景,而求不负斋石印本展现的则是重楼深闺之中,林黛玉一人在母亲灵前啼哭的场景,从立意以及表现力来看,求不负斋石印本似乎要略胜一筹。

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振宇